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艾軒集卷一至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舉人臣史殿榮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艾軒集　　　別集類三　宋

提要

臣等謹案艾軒集九卷附錄一卷宋林光朝撰光朝字謙之莆田人登隆興元年進士歷官國子監祭酒兼太子左諭德除中書舍人兼侍講以集英殿修撰知婺州卒光朝爲鄭俠之壻又從陸子正游學問氣節俱有自來

長朱子十六歲朱子兄事之其為舍人日繳還謝廓然詞頭一事尤為當世所稱平生不喜著書既没後其族孫同叔裒其遺文為十卷陳宓序之後其甥方之泰搜求遺逸輯為二十卷刻於鄱陽劉克莊序之至明代宋刊已佚僅存抄本正德辛已光朝鄉人鄭岳擇其尤者九卷附以遺事一卷題曰艾軒文選是為今本而所謂十卷二十卷者今遂皆不

可見王士禎居易録稱嘗從黄虞稷借觀其全集憾未抄録未審即此本否也然即此本觀之學問氣節亦可見其一班舊本間有評語蓋明林俊所附入皆無發明故今悉删汰焉乾隆四十一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艾軒集原序

昔者孟子歿夫子之道不傳二程子歿周子之傳亦幾乎蝕矣吾家艾軒崛起南服專志聖賢於時遺儒陸子正施廷先嘗學和靖龜山先生特從指授以上紹伊洛之傳窮博而會之要絶意著述東井倡道走莆士而朋來之四方質夫顯道門墻者不少文祖六經輔秦漢詩派山谷后山半山而祖之於唐檀弓穀梁後邨有成論焉年五十始奏名二十四轉而至中舍平茶冦講中庸

一再為孝宗褒奬坐封還詞頭改工部侍郎以集英修撰知婺州提舉興國宮以卒先生長晦翁一十六歲晦翁商畧理道獨先生意合嘉其精細退若有得辯析時見於書皃澤南軒於易間有所異為晦翁獨與其繳駁新端也東萊曰平生保任此老不負謚文節也君子謂允去今三百五十年祠久圮墓之田易數姓稚弱二孫稀落可念龍坡之為仰止書院馮守行健雷尹孟升意也俊偕汝華謀曰先生嘗同晦翁講道以齒則兄以道

則友晦翁固道學淵源先生亦道學名派起一方而名天下稱南夫子無異詞宜並祀雷喜白之馮暨貳暨大巡宣司監司督學議可並祀二先生侍以莆高弟子而復梓其文以傳噫先生亦再遇矣昔祠之立也以元仲行健元仲非鄭梓文岩仲伯紀也孟升二君子非鄭扶衰竟事郡大夫業共為之先生名光朝字謙之正德辛巳族孫見素俊書於雲莊青野

艾軒集舊序

莆陽艾軒林先生文為世所宗而槀不多見學者好之如嗜慾然歿五十年始傳於世藏之深固以久一出大肆理必然也先生行古道言動為時取式教授生徒非禮不行四方翕然響應來學者亡慮數百人道尊德盛年五十擢第春官不數年拜大司成淳熈間天子幸冑監命講中庸玉旨嘉歎擢寘近侍出使入朝狥義忘私無田無宮以遺妻子獨富於書至死不釋卷故其文森嚴奥美精深簡古上參經訓下視騷詞他人數百言不

能道者先生直數語雍容有餘非學博識高義精理到
能如是乎初先生從子成季裒其槀不輕以示人近族
孫同叔捜羅畧備得詩文若干首爲十卷急於埀後不
暇求序於名公猥以屬宓顧惟愚陋妄測宏深得罪君
子又將何辭昔揚子歿四十年而法言始行韓集歷五
季至我朝始大振宓於先生之文亦云年月日陳宓謹
序

又

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先生乾淳中大儒國人師之朱文公於當世之學問有異同惟於先生加敬於時朝野語先生不以姓氏皆曰艾軒晚為中書舍人中批某人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先生封還曰輕臺諫羞科目矣天子知先生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而去其學問名節如此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然先生學力既深下筆簡嚴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在時片簡隻字人已貴重今其存者如岣嶁之

碑岐陽之鼔矣初先生為布衣已負重名後貴顯於朝愛先生者多以晚節為憂及西掖去國然後呂成公喜曰過江以來未有也烏虖修而至於先生而前輩責備之嚴如此則凡修而未至於先生者其可以無日新之德乎具可不畏晚繆之譏乎向使先生希旨書行必根着不去為李嶠為張說先生一奮其决遂為李藩為袁高義利萌於一念芳臭分於千載故余讀先生之書重有感焉先生歿六十年微言散軼復齋陳公宓所序者

纔十之二三外孫方之泰訪求裒拾彙為二十卷勤於李漢趙德矣東陽范侯鎔欲鋟梓會迫上印不克就毘陵張侯友慨然成之余二大父實率鄉人以事先生者也序非通家子弟責乎敬不敢辭後村劉克莊序

鄱陽刊艾軒集序

艾軒先生道最高名最盛而其後最微傳其學者再世網山樂軒二師又皆以窮死先生平生既不著書遺文僅數卷耳歿五十年未有全藁余同舍方君巖仲先生

外諸孫也每相與振腕此事壬辰成進士南還余別之彙征曰太史公遺書今責在楊惲矣岩仲歸而求之凡數年方克集刋於莆而四方學者未盡見也春來鄱過象山友人湯君伯紀相與語曰昔艾軒使東廣道饒之餘干宿相嶺有鄉耆儒李恕軒名興宗者甞侍先生談一夕至今吾里能傳艾軒之言若以公之書録之鄱邦人之願也余喜曰是吾心也既成將誌以歲月因思日者聞於吾師樂軒曰網山盛年挾册從師四方率以不

契去及來城南初宿齋房未即見先生與客語夜闌聞
其息入而驚寢者先生曰睡是大家睡夢是獨自作音
佐網山喜而不寐曰吾得師矣自此事先生餘三十年
玉融陳叔盤少從先生於紅泉一日出揖客其容赭然
先生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叔盤悟而自户遂以行義
名叔盤受詩於先生嘗與樂軒讀國風於古寺吟諷累
夕俄而至采蘋捲卷泣頓得中庸之旨叔盤喜以告網
山網山遂以樂軒見先生曰吾嘗語若詩不歌易不畫

無悟入處今於元潔猶信吾詩不亡矣其遺言若此者
皆失傳又曰先生初補上庠嘗就月試考官夜得其文
聚同列以笑少司成陳少南且許之具曰非謔也卷有
數語誠可哂索而視盖策以兵勢問而先生之對有曰
譬如嬰兒夜啼拊之不止諂之不止卒然滅燭伏户下
為虎嘯狐鳴則其啄如窒少南曰此筆當與太史公爭
衡必寘首選長廳曰已得一人矣幸次之少南曰毋使
居人下不然寧黜之語頗侵司成少南竟以此去國先

生聞而歎曰甚矣知己之難棄其籍而歸一意聚徒講道不復試成均者十餘年年五十始以鄉書免擢第其遺事類此者亦失傳方先生在時世號南夫子於經於道超悟獨得若此與孔顏旦慕之遇於數千年因草之故如語昨日事今學既不傳而所可傳者數卷僅爾茫茫宇宙不知幾何年又有此人物嗚呼惜哉淳祐十年歲次庚戌良月朔後學三山林希逸書於鳳游堂

艾軒集卷一　　　宋　林光朝　撰

詩類

五言古

送别湖北漕李秘監仁甫

文字眇煙雲過眼徒浩浩所有未見書惜哉吾已老子雲客長安陳迹如一掃同叔向來人我生苦不早亦聞青城山斯翁為有道瞿塘不可上秋夢長顛倒白日來

西崑一見自應好縱談百代前至竟非枯槁多為開口
笑明月生懐抱黄鶴有髙樓恍如事幽討攬轡逢道州
聽書下下考周南勿留滯掇拾供史槀分手重酸辛璠
璵衆所寳十日不得面何為太草草

送别姚國博知處州分韻得緑字

銅盤白露下松桂淨如沐變彼菊花團西風吹醽醁長
安多别離此别苦不足人物如史君容易等潘陸一自
海東頭清飈起謠俗館下欲何言聮翩如破竹功名不

徒爾無乃相迫逐雙日訪延英行矣公勿卜括蒼煙雨前寒光貫岩腹大吽出銀䨱避逅聚百族要携三月糧所厭惟一掬幸心忽開張何曾畏笑僇單父勿長吁來者猶可續道旁有抵璧天下輕結緣一夕洲渚言令我沉心曲

代陳季若上倉使

大塊始開鑿媧皇為補天天平雷雨正后稷誨之田大浸十二歲流金復七年幸哉堯湯民以手摩撫然祖邱

虐焰起秦俗相焚煎官租奪以半飽食何當緣自從漢
道昌敦樸乃其先初開常平議聚粟如源泉年登穀價
賤散以大農錢旱潦或艱食用之如轉圜悠悠百王心
皎皎三代前井田日以壞此法當磨鐫公侯希世珍秀
色媚長川官學有根株誦詩三百篇風土無隱情是為
大夫賢摶飯哺赤子當食長爾憐江東百萬戸彫俗生
春妍持節閩嶺初有如病者痊劉晏取予術吏吾輕重
權義倉有粟腐物價敢喧闐斯坐阜民政南風吹五絃

晝日公侯門客車動百千下吏走塵土從容愧執鞭豈不隨吹嘘譬彼乘風船長技非卓魯主德奚由宣松竹伴孤吟敢懐歲月遷終酬國士知未甘長棄捐

七言古

石渠行送别福建叅議李著作器之

我來石渠五十六雙鬢如蓬腰未曲豈為健筆有徐庾自數來時六十五誰解辛苦續子虚長安有客四十餘已成老翁不肯去青藜當户夜讀書東觀丈人起遐想

無為歲月空踟躕去作諸侯老賓客可無緣水兼紅蕖我家東下纔百里釣螺一曲清無滓草堂為築荔枝斜濯錦江頭有如是子思子方道為尊南國佳人如秋雲不知公侯有朱箔要問常州李著作

資中行奉寄臨卭守宇文郎中

銅駝陌上生秋草前者刻石今如掃僊邊半紙半模糊下牀三日成悲惱蒼史萌芽何可見要從筆意生秦漢欲將奇字問何人所守一家如小篆是中變幻隨形模

鍾鎛咼鬲匜盤盂如何兩京到魏晉搜盡蒼崖惟此書
即今原隸見顛末仍於畫上令錙銖燕然有年固可紀
筆勢豈得先黃初中郎袖手欲無作正始不逮況其餘
幸哉一見俱抵掌翩翩如反古石渠且說金陵佛屋何
年燈晉分隋張猶青熒忽聽荒雞還自起貧中之刻不
徒爾

鞭春行

虩虩胥寒田雀饑江梅落蛙兔脚肥枯腸一夜轉雙轂

眼光吹上蝦蟆衣巖腹新晴山鬼哭女媧墳外春風歸蘭村紙簾大如席折折折藜杖金雀飛

癡頑不識字歌許叔節來詩有此句因以名篇

平生讀書如風過耳歲月共流轉如磨復如蟻一如人嚼蠟而不見其味又如弄孤杵連夜不成米又如過羊腸十步復一止年頭月尾無一是咄咄癡頑不識字見君詩舌如穤愧我為人師怪怪奇奇如懸崖萬仞龍盤古樹枝又如生馬不施鞚而馳又如錦苔封漫峴山千

年墮淚碑又如玉關客血上老犀衣盧仝孟郊骨已朽
眼睛頭顱何人相傳授與君往還歲月久比來春風入
我牖便覺巖前草木件件有生意跨蹇驢出古寺欲訪
子雲問難字

乞竹雞

疏籬短短花枝闌鳩婦不鳴天雨寒鳩婦離家二百日
亦有姊妹依故山黄粮不肯啄欲去羽衣殘主人一見
一憐汝抱取東家竹雞來戲聚孤村落日不相識各各

哀鳴求其主雨烏匆驚遽低頭聽我語鳩婦入我家必殺入我口牀頭瓶罌無餘粒養汝一到十日後東堂數竹夾新蹊兒童牢落惟愛一竹雞堂心有胷井飢則哺其泥主人緑窻安凈几丹碧相依安用此竹雞竹雞慎勿傍人飛我屋三間沉白蟻

冬至

横枝凍雀昨寒死水底黏魚吹不起小伶切玉孤鳳愁九寸之管傳生意舞雩山下逢丈人植杖無語空逡巡

再拜丈人欲識桑麻生長力鬼蝶翻覆梅花春我於萬物亦一物何時春風到肌骨空山鐵鎬年月深一語不破天地心

徐廣文生朝

盤古一笑鴻濛開神馬負圖從天來八卦旋轉六十四黃鍾是為元氣胎雷斧未動百泉縮江上早見春風回況當九日得陽數太白之精隨斗魁徐卿有子何絕奇熊羆驚夢初得之珠庭犀角照宇宙清飈忽忽生桂枝

筆落猶如千鈞弩異科暫失韓吏部絳帳初隨吾道東

遂令小邦變齊魯孔席豈是三年淹蓬萊畫閣鋪牙籤

他年欲數中書考再拜祝公長不老

五言律

丞相特進觀文南陽公挽詞

一相頻虚位千齡要實才廟謨從此定邉鎖未應開東

閤嘗先到西州重一哀傳家惟儉德何處著樓臺

吏部尚書林公梅卿挽詞

百紙梅花賦聲名出渚東向來惟李賀勝處是楊雄遜
屋看書帶逢人説刺桐尚書舊時履只合步春風

挽桂林戴別乘敦常

杖履何年別杉松古道旁城山秋月盡南嶺暮雲長古
調愁難合孤根幸勿傷欲將數行淚重至鄭公鄉

挽方天貺

長者雖云歿流風尚儞存宗盟修里巷家法在兒孫馬
鬣迷新壟鳩枝戀故園年年春色好錦障為誰翻

五言排律

東宮生日六日

壬辰

北闕雲為堞東明玉作宮猗蘭迎曉日仙掌倚晴空笙律隨鳴鳳朝儀趁彩虹黄麾初入仗青桂自成叢冠履分前後圖書考異同商盤如目擊羲畫自心通慈燕來三殿驩謡在九功長秋傳夜飲京兆報年豐奕奕還嘉祐緜緜想建隆庶僚何所祝再拜續維熊

癸巳

昭代璿源遠高秋寶月前神光浮蜀道瑞氣貫秦川銀榜應如舊金莖若箇邊龍樓清晝出鶴禁彩雲連妙選衣冠數旁開道德淵重爻分九六曲禮盡三千歲閏緣長歷霜清欲上弦每看禖燕日已入夢熊篇沆瀣通三殿笙鸞共一天東明到西極作頌自年年

甲午

仙掌秋容媚銅樓曉色遲猗蘭成漢殿苞竹入周詩嶨

卜卿雲合郊禖彩仗移隆興乾道日建武永平時啓事
開新府長秋綴舊儀禮經猶下問易道本生知世子家
為法文王我所師誕彌重海潤清賞一天慈九月黄金
蘂千齡白玉巵遥聞三殿喜高頌走天涯

乙未

應律隨豳雅旋杓建戌方前星迎壽色重日麗晨光笙
管青霞外宫庭碧玉傍本支周道盛羽翼漢圖昌左右
人皆正刑名學未遑編年聽司馬説禮付高堂天樂來

三殿人心繫八荒黃華秋更媚皓月閱偏長清賞新奎璧承華舊典章維熊千歲祝英畧似君王

丙申

正氣來嵩岱祥光集斗牛青葱開玉宇髣髴見銅樓盤錯歸三輔沉潛在九疇有光文字館仍繫帝王州鐘鼓于胥樂笙鸞獨上浮清臺天似水甲觀月如鈎屢拜椒花夕長逢桂葉秋孝思維繼舜家法要從周賦為游麟作官因洗馬留願同眉壽祝使者敢停輈

丁酉

僊掌晴煙外龍樓曉日傍漢圖元自定周歷一何長胄席緣三老奎文在六章高禖曾鬱鬱喬桂自蒼蒼冠履來儲禁規模出上方名官分庶子說禮繼高堂孌彼黃花月依然碧玉牆至尊飛壽斝太上引天香景運千齡協先秋九日涼銅扉供帳少僉德似君王

七言律

次韻奉酬趙校書子直

雁塔新題墨未乾去年燈火向秋闈趣看天禄青藜杖怕着王孫紫綺冠好在三山尋浩渺何如一紙問平安觚稜放月無人到玉糝初成許共餐

次韻呈胡侍郎邦衡并引

某竊觀侍講侍郎先生大書著作之庭其形摹濫觴發於小篆豈八分未出已有此書又蒙傳示銀杏兼簡之什謹次韻奉和

聲教從今已遠覃翩翩作者問誰堪石經猶有中郎蔡

金匱曾誇太史談至竟銀鉤并鐵畫相傳海北到天南諸生考古頭渾白禹穴何時更許探

九日同出真珠園再用前韻

來自清源葛已覃君王問獵我猶堪百年耆舊如重見九日登臨得縱談才子不知汾水上仙人長在大江南明珠照夜應無數要是層波更好探

送別傅郎中安道持節閩中

忽然鄉思若為收莫到三茅最上頭二月東甌看負弩

一天南蕩想行舟過家上冢從今數落絮飛花合晝游
料得甘泉來奏計定應前席莫遲留
八月十五日道出南昌寄龔帥實之兼呈程泰
之劉文潛二漕
未應雙井即塵埃似此衣冠得幾回國子先生還並駕
洪都新府却重開再三為問滕王閣第一須登孺子臺
定向此中脩翫事江邊不道故人來
閏月九日登越王臺次韻經畧敷文所寄詩

閑陪小隊出山椒為有吳歌雜楚謡縱道菊花如昨日

要看湯餅作三朝千重嶺海供横槊一帶風煙聽采樵

憑仗折衝如此好不應東去更乘軺

再次前韻

郤趁秋旻別九韶扶胥直下聽風謡瀾翻對酒還終夕

火急催詩在詰朝南國更逢陶令菊西江莫扦楚人樵

自應幕下文書少節制如今屬漢軺

前歲過眞陽初識子欽今道出曲江不忍遽分

手偶成長句以志兩處山川人物之勝亦少慰

別來耿耿耳

秋崖一夕卷炎蒸那更揮斤為斲氷碧落舊尋燒藥竈
白芒長對讀書燈相期大庾何多日似出浮屠向上層
縱有分張吾未老定從臺閣看飛騰

送別奉常林史君黃中易守延平

去時胡不到瓜時上日多應柳絮飛卧轍只緣滕壤少
懷章須要越人肥三千儀禮非綿蕝五十行春尚綵衣

莫愛傳經似齊魯石渠長是待公歸

枕席逾旬蒙丞相訪問仍辱寵示名篇輙搜枯腸次嚴韻以塞來使

丞相嚴裝似燕居為憐消渴到相如病多得艾三年遠歌襍成琴十日餘緑野忽傳春草句白頭還對朶雲書若為追逐園林勝百轉愁腸亦少舒

次韻賀邱國鎮致仕

桃花流水是家鄉洛下才名四十强自有赤松堪辟穀

那能白首更爲郎案頭貝葉忘言久江上蓴羮引興長
解后却成香火社好將詩句細商量

芹齋詩并引

往時從林刪定時隱爲栺提之集語某以
吾於九仙作見一菴邱壑之念未嘗一日
去心比掛冠得請又欣然相語曰吾將作
屋數間老於芹下吾老矣從此皆空閑日
子所未能忘書卷一事耳吳興别來代者

以期告而公有是舉壯矣哉夾漈唱酬之什皆一時顯者于其最後也作芹齋詩

春風芹下足遲留白鳥平田憶舊游說盡軒裳還過眼讀殘書卷復從頭偶逢隱几何須問不到投簪便擬休平世聲名如皦日欲將何地置巢由

奉題游洋張明府流香亭時以薦章數下涉秋月馬首且欲西矣因以寄意云

封題青李數緋桃處分園林意自豪旋出篇章陪樂府

更憑花木續離騷酴醾架下提春榼薝蔔林中滴夜槽

却是秋風生馬耳未應老大笑牛刀

送別陳侍郎應求知泉州并引

某竊覩蔡公侍郎嘗大書於洛陽橋之上

侍郎過洛陽當摩挲此石彷彿為同日事

也某送別到惠安道中因以賦詩云

百片牙旗水面長蔡邕題在刺桐鄉十年杯酒開雲榭

一樣官銜過洛陽我亦携家緣送客誰能掃地自焚香

埜橋衝臘寒梅白莫要登臨憶侍郎

傳史君安道再有治莆之命取道城外還泉南

得來書云已出十里

何事風流舊史君江邊聽說下朱旙逢迎要問平津邸

準擬來呼埕澤門竹馬已喧明月浦籃輿却出杏花村

不知錦瑟流傳徧欲愈頭風好細論

挽李制幹子誠

千金治産似孫吳珠箔銀舩只自如問我長風當夕起

數他極浦落帆初自知汗簡今千軸更説生犀有幾株
赤壁當年遇黄蓋周郎何惜借吹嘘
文字紛紛更問兵秋燈束髮尚青熒便令三子成門户
却許諸孫説典型隔水忽傳朝露曲行人長數夕陽亭
河東健筆惟諸薛梅子岡邊為勒銘

七言絶句

別方次雲

姑蘇臺上姑蘇館共説南山竹火爐湖上相逢又相別

不知何處説姑蘇

代陳季若上張帥

一樣官儀漢代新乘時大手與經綸東南自古衣冠地
桐柏山前淮水春
長陪緑仗下蓬萊萬歲聲中霽色開自是北門須卧護
雙旌迢遞日邊來
柳堤九曲暗青絲畫戟叢中晝影遲傳説姑蘇新樂府
祇緣太守例能詩

直甫見示次雲乞豫章集數詩偶成二小絶因以自喻

修水佳人白玉欄花前何似妾容顔從來未省傷春意猶自樓頭畫遠山

莫怪騷人太頡頏曾聞阿母語劉郎神仙本自無言説尸解由來最下方

吳容州仲一挽詞

竹屋繩橋自有村牛山簫笛不堪聞碑前更問何年月

為借容州舊使君

挽方通判良翰

樓櫓千重鐵作門不堪聚米更重論居延歲月那相似一聽悲歌一斷魂

得錢終日走燕寺抱膝經年動越吟想得長安西望眼只應黄鵠見歸心

達者淵明自挽歌新墳數尺奈愁何雞林賈客無從問收拾篇章有幾多

九死穹廬我未甘後來勿使隴西慚明時節義多傳述

柱下何人是老聃

挽林通判德溥

豈為長者畏時名梁楚何從得此聲只隅螺江衣帶水

自應別駕舊應平

噫嗚雙柩出平川五月黄梅欲雨天長媿江南徐孺子

隻雞斗酒是何年

哭徐刪定德襄

修文巷裏莫春前欲上旗亭問客船忽有短牋無寄處漁梁却在淚痕邊

忽然白晝自生哀立馬橋東喚不回驚起河波理殘夢十年燈火上心來

哭伯兄鵲山處士蒿里曲

竊觀之近古葬顯者則歌薤露又有蒿里之曲施諸閭巷乃取鵲山號哭之聲作是曲

殘雲衰草趁人愁生即團欒死便休悲泣聲中裁此曲
雞啾山外鵲山頭
長記黎牀發問初翩翩出語自無餘斯翁胸腹平如水
不在塵埃數卷書
桐棺三寸更何疑却取江楓短作碑惟有一般蒿里曲
長簫欲斷更教吹

艾軒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艾軒集卷二　　　　宋　林光朝　撰

奏狀劄子

丁亥登對劄子

臣聞六籍之言可通於萬世百王之事如出於一轍今載之六籍散之傳記是皆百王之迹故號為儒生者竊窺其大畧而可以獻之旒扆之前也陛下以天縱之聖而有此日新之徳羣臣望下風者常若不及况田野空

乏之人未嘗歷他事而欲守區區紙上之語是宜陛下之所厭聞也然臣之所知者不過紙上語耳臣所謂百王之事如出一轍者蓋謂唐虞三代之事何其緩而不迫也舜不窮其民譬之善馭者不窮其馬馬之力常若有餘即馳騁先後唯吾意之所存耳舜嘗以命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禹之治水至於十有三年之久夫排淮決泗此豈一手一足之所能哉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其德為甚大而

其檢身也常若不及文王之化行乎江漢之域而且謂其望道而未之見也數聖人之行事雖若不同而其所為同者一歸於寬通簡易之道耳國家維持天下之具跨漢越唐其視百王如一日肆陛下臨御以來求治為甚切景德嘉祐二百年忠厚之俗此不待更張而天下自定也然而凡欲進說者往往引漢宣帝以為喻宣帝謂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之道雜用之此宣帝之所由失唐虞三代之天下是合天下之耳以為聽合天下

之目以為視合天下之耳目以為視聽而直道行焉宣帝以吾之耳目可以盡天下之視聽監別為太精隄防為太甚號令為太煩刑辟為太峻臣雖愚暗實不欲舉此數端於聖明之代也臣願陛下開張道德之化崇尚寬簡之風使天下之人一歸於景德嘉祐忠厚之俗遠近流聞知上所好則百王之轍迹為不遠也取進止

繳奏沈瀛除知梧州詞頭

三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沈瀛差知梧州替張積

躬臣竊見沈瀛昨為樞密院編修官懦而無立惟知干進為王質所揺動王質唱之沈瀛從而和之此亦公論之所不容前日沈瀛無故復來見者切齒謂如此等人幸而得祠禄閉門自訟豈應更求進今若與之州郡何以示勸懲沈瀛得郡則王質之輕儇狡險且將攀緣而至矣臣恐公論自此不立為害甚大欲乞睿斷將沈瀛差知梧州指揮特賜寢罷以為浮躁不知耻者之戒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奏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詞頭

臣昨蒙陛下記録孤遠召臣於嶺外遭遇臨雍貢縁從橐臣之僥冒亦已太過當此晚節非有好名干進之疑事或可言雖死何憾臣竊聞王安石欲以李定為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不敢具草今月二十六日送到録黄一道謝廓然可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此在公論有所未安臣職當書行若畏禍忍恥不得已書之他日陛下必然有所悔則臣為欺君者臣之殘年尚在人

數中豈應負此名此臣所以不避誅斥而畧陳大槩臣備數詞掖凡再行謝廓然詞未甞不備述上意以謝廓然為能吏陛下賜以太常之第命以御史之官是科目太汎名器太輕非所以開張正途誘來讜論也前日嘗欲以李太正為六察官未幾復寢豈謂科目出於至公不以輕予人也謝廓然之所長者可以治財賦理獄訟至於耳目之司紀綱之地則有所不可六部寺監所係者一職惟御史府所係者國體天下以為可畏者諫官

御史也非御史可畏畏公議也安得如范純仁呂大防者除書之下公議自定苟或人人皆可為御史則公議不立公議不立則天下亦何所畏哉是國體輕重在於此不可不早定也中書號令所自出令出惟行弗惟反今此一件臣若書行不知中書所當繳者為何事然天子擇言事之官而臣以本職有所可否則為犯雷霆之威無復生全臣已闔門待罪所有錄黄臣未敢書行

乙丑擬上殿劄子

臣聞天子耕籍田而親為是耒耜三推之事而天下不以為怪以民食為甚重雖天子之貴亦欲知夫稼穡所從來也至於大蒐大閱教之以擊刺先後之法豈不以人命為至重然其他則百官有司之事非天子所當躬嘗足歷也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湯有是勇智而其用之也為甚大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文王武王赫然一怒而其用也為甚大有天下者當求其遠者大者則無過舉之患文帝在漢

汲汲然以養民為意其通和戎狄未嘗不欲守高皇之約然謂其無寢食之頃不在李牧則文帝所以自處者固已卓然矣史臣謂其遂躬戎服御鞍馬此亦不得已而後起耳文帝從事於鞍馬之末在當時已誇張其事謂文帝從何遽有是舉也文帝之於鞍馬惟見之於一時不聞帝之用武欲習其事弋綈草烏罷露臺百金之費皆一二書之是文帝之御鞍馬適所當然者耳側聞太祖皇帝有獻手撾者太祖謂無以異於常撾而獻之

何也曰陛下試引其端蓋有韜刃在其中可以為緩急之用太祖擲之於地曰我何用此為當彼時此物果足恃乎太祖之於天下可謂得其遠者大者此遠近震疊而莫測其所以然也臣竊聽陛下有意於用武者於馳騁之數弓矢之技且至親歷而習知之豈欲以是鼓舞羣動而使人知陛下意之所嚮何但文帝御鞍馬於一日之間也臣妄意以為帝王之道垂之六籍所謂御戎之要陛下蓋亦熟究之矣項羽謂劍一人敵不足學學

萬人敵拔山扛鼎之人且不肯為一夫之敵陛下以寛仁之度道德之威而每每以是説為不可已此亦臣求其説而未喻也開元之初講武於驪山軍容之盛近代所未見陛下試思開元之時禮明樂備邊隙不開豈緣一講武而可以至此乎草澤之臣一日言天下事當有次第豈容輒及此然而得一見天子亦人臣希濶之事此而不言過此即無時矣謹昧死上陳惟陛下赦其狂愚而取其惓惓之意焉取進止

表狀

禮部代宰臣已下謝冬衣表

十年漢陛此為覲禮之時七月豳風盖取授衣之候服焉而拜懼若弗勝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懋集徳共允懐儉寶弗替文王之卑服敢安舜帝之袗衣其視羣公乃如一體謂昨者已陳於土鼔而有司宜及於功裘在成周盛時惟止於諸大夫而上若建隆定制且逮乎百執事之間有雨露之沾濡何草木之區别臣等敢不究蠶

纍之所本識機杼之由來盡乃自公敢廢素絲之守憂其不稱庶逃赤芾之嫌

德壽宮賀雪表

熈然比屋盡出堯仁瞻彼同雲更符周雅固亦欣欣而有慶曾何蕩蕩以能名中賀恭惟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陛下叙在九疇功成三紀有重華而協于帝宜大德而得其名嘗事親於法宮之中物無疵癘乃問道於空同之上民自吉康然歳有上熟下熟之不齊而

地以近郊遠郊之相去雩霏所集鼓舞則同是為貞觀之風常若放勲之日臣等敢不鋪張景象模寫太初將卜豐年於民情而可見莫裨元化在帝力以何知

謝雪宴表

驗豐年於積雪預述休祥拜廣燕於中臺備陳禮樂奚取爕調之效莫知慈惠之酬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禮必從宜事惟飾喜於鼓瑟吹笙之日乃輕徭薄賦之年有穆舜鄉聿頒鎬飲矚斯彊而翼翼于彼同雲從爾醉之

厭厭莫如湛露第知侈上之賜其敢貪天之功臣等敢不斟酌舊章導迎和氣有梁苑遨巡之作何補盛時得周人霡霂之謡乃勝禮飲

皇太子尹京謝賜歷日表

國章布始事莫重於人時歲琯求中法蓋先於天邑仰承頒朔且喜同文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行夏之時循堯之道驗有年於長歷歸閏月於孟陬獨乘四氣之端上接百王之緒裁為時令在太初三統之間施及侯封自

京兆萬年而下顧兹考定孰不順成臣日至寢門時稽
象魏問安視膳亦惟子職之修東作西成尚或男邦之
唱

廣西憲到任謝表

臣某言昨准誥命除臣直顯謨閣權發遣廣南西路提
點刑獄公事填周自强名赴行在闕臣已於本月二十
五日到任交割職事訖者膠庠貳職莫裨長育之方嶺
海一封敢負平反之寄駐風烟於漢節見父老於秦城

誤竊寵榮倍增震懼中謝伏念臣起家單遠為學濶疎有十上舉子之勞而兩從公車之召摧頹晚節塵汙華途由承明著作之庭掌胄子詩書之教增員史館固非叙事之長進讀儲闈莫盡承華之要盖謂技窮而欲去乃復用過其所能延閣增華外臺改觀屬陛辭於咫尺有天語之丁寧以是憂深莫知才短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威惟禁暴德本好生其在惻怛之懷不遠要荒之服況交阯日南之遺壤乃桂林象郡之故封楚越同聲蠻

猺雜處恐或驚擾而生事是以選擇而使臣臣敢不顧念鮮民助成中典每視鼠牙雀角之細嘗在蜂窠蟻穴之間處此西偏是為伏波之故道明於南國有如召伯之甘棠唯尚論於古人庶少酬於今日

西易廣東憲到任謝表

臣某言近准誥命除臣依前直顯謨閣權發遣廣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填鄭丙闕臣已于三月初三日到任交割職事訖者銜命觀風當郡縣因循之後蒙恩易地屬

詔條宣布之初祗荷曲成弟令交戰中謝伏念臣受才最短賦分甚奇壯而欲行則陸沉於場屋老之將至乃塵汙於班行進叨冠帶圜橋之榮退冒禮樂皇華之寵畀之延閣付以祥刑甫秉傳而一行旋感恩而兩易鄰方告羅人未食新田野無所蓋藏盜賊為之出沒謂天之覆下何遠近之或殊而臣之事君惟東西之所命尚虞虛薄曷副使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本好生治斯從欲網疎舊俗要從寬大之文器使羣才用廣哀矜之

意臣敢不自竭駑鈍仰體丁寧民物凋罷得以聞於九重之上朝廷欽恤庶幾行乎百粤之間

辭免中書舍人表狀

臣伏准省劄備奉今月十九日聖旨除臣試中書舍人日下供職者竊以朝廷莫重於論思獻納之臣典章莫難於潤色討論之事動關治具精柬時髦必求體要之全乃備贊書之選伏念臣初緣孤學久玷華途叨貳儒宫每愧陽城直諒之性忝游儲禁莫陪綺季高邈之風

得為乘傳而行敢望予環之召悉由獨斷奚藉先容屬際大昕之朝偶先羣老之席命析九經之意義榮增三品之服章欲窮木舌駕説而茫然曽謂玉音襃踰而及此寵頒綸旨冒處禁垣載懐非據之慙益動既衰之戒文章葢主乎氣而臣涉桑榆之景則正氣已索訓辭欲近乎雅而臣抱山林之學則大雅或虧仰祈容照之私亟使含萌之達收還成涣改畀異能庶無速於煩言獲少安於愚分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

艾軒集卷二

艾軒集卷三

宋 林光朝 撰

策問

策問二十首

問昔者明王之所為器物也所以寓軌則而傳諸其久遠也桃人為劍梟氏為鐘旊人為簋梓人為箕簴其輕重細大圓銳廣狹各有定制雖數千百年之後禮樂變易典章殘缺幸而得其一器一物於頹垣敗壟之間則

權量百度皆可以類求也今之禮家有周官有儀禮有小戴記其章句訓義又有王肅馬融鄭康成之學然天下之言禮者往往得之於章句而古人制作未必能盡曉也是以禮典器物又必按圖而後有定議按圖而言禮者有數家聶氏最為後出然而至今獨傳也聶氏之傳考之三禮其亦無所繆者乎我國家承平日久崇觀以來天不愛寶古物畢見今以秘閣内藏所傳之器較之聶氏其間大有不合者如爵之制如象尊乎鼎之制

其或得或失不必論也敢問圖之所缺如庚鼎辛鼎何以辨其為夏商之器也小敦之飾或耳為饕餮足為蚩尤中尊之飾或環頸以山而其腹文如龍蛇蟠螯之狀此又何物也有旅甗有旅簋有旅鼎此其義又何也器物之銘或丁或乙或十有四月或十月九月此其日月之例又何也其他若尊彞帶鉤體制不一又何其多變也秦權漢洗得之以象求之於文而此數事獨不可知乎明天子繼志述事其禮典器物有得於三王制作之

妙下至州縣春秋釋菜簠簋罇罍之度皆約古而一新之諸君試以秘閣内藏所模之器考之二禮其於聶氏得失為如何

問周人之祭天也其法為甚詳日月星辰寒暑水旱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載之祀典可考而知獨太一之祭闕然無聞起一時稽古禮文之事猶或有所未備乎夫太一天之貴神五帝太一之佐也考之乾象其位在中宫天一之南蓋主役十六相知夫休咎所至之國也楚之

九歌有東皇太一無乃祀事發源乎此也漢興且百年立其祠於長安而祭以太牢唐人述九宫之神以為大祀至於乘輿親饗之我國家開太平之基緒嗣無疆之歷服三代之典莫不兼修百神之祀于斯咸秩况太一五福之應次於昊天上帝是宜咸平祥符之間有司之所議獨備於前古也主上討論舊典繼述先猷嚴恭寅畏應天以實比年復修太一祠於警蹕行幸之地有以見兵寢刑措物阜民康五福所應甚於影響也敢問九

宮之說起於何書太一之行下臨八卦而始終於坎離其詳可得聞乎所歷一宮凡四十有五年大率二百二十有五年而還息於中宮推以前代歷法其雨暘休咎之應又如何也其他如禮神之玉宮室之度壇壝之制與夫近世損益同異之說幸并言之若曰曲臺之議非所敢知則亦何貴於學禮者

問古之有大功德於天下者必紀之竹帛銘之彝鼎播之聲詩而載之祀典以示後世子孫不敢忘也共工氏

之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厲山氏之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自鄉遂達於邦國莫不有社稷之祭三代以還未之或變也韓愈嘗論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棄孔子雖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無如孔子之盛者虞夏商周國必有學學必有祀事所謂有司行事於先聖先師四代之學何者為先師先聖反不若句龍棄其名稱曉然可知也漢儒之說謂唐虞有伯夷周有周公

魯有孔子又不知何所據而為是說也四時之制其大約有三曰釋奠曰釋菜曰釋幣考之禮典釋奠有六釋菜有三釋幣惟一而已然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始立學以幣則四時常奠其用幣否乎始立學以幣而釁器又用幣謂釋幣惟一者於義恐未安也諸君從事於俎豆之日久矣試言四代祀事與夫三者輕重詳畧之辨如何

問周人之積累有所謂家法者故抗其家法於世子文

王之為世子也乃如是武王帥而行之即文王是已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恭惟主上崇儒稽古丕隆有周乃正月丙戌有旨令曲臺議禮者草皇太子齒胄之儀師道有光聞者興起猗歟盛哉此化民成俗所由來也是宜招諸生而告之夫俎豆之事習之既久則辨之宜悉古者教世子皆於東序即夏后氏之學也又謂學禮於商人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又謂天子設四學

當入學而太子齒是特指四郊之學也至如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與焉又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又謂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如是數者所以教世子也將合之以四時又何偶然不相合也貞觀之初太常掌故嘗更定吉禮為六十一篇增以皇太子入學數條當代之事或從而損益若皇太子釋奠即自為獻祭酒若司業為二獻其或二獻更用胄子是開元禮視貞觀又有所增益今

儀注未定縱言及於此當必有引經援古稱先王以為對者幸毋勦說毋雷同

問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也因人心而為禮樂雖有一代損益之制而無諸家異同之說自秦人變古漢興以禮學名家者有高堂生有大小戴氏至於樂律一事則其說雜然不可齊有知其本原蓋亦寡矣夫六同六律所以合四時陰陽之聲四時得其序然後無愆陽伏陰之變中氣既正則中聲可求中聲一定則清濁疾徐抑揚

高下之節莫不以類應是以神瞽作樂必於太平極治之世者所以考中聲也律之有五聲猶射之於鵠其差或以毫釐則其失或在於尋丈之外甚哉中聲之難曉也世之言樂律者往往泥常習故以黄鍾一籥之黍積而為尺則齟齬不合於是乎以指尺定律指尺不足據又從而模倣古人器物長短濶狹之度然而終亦不可用是誠言律者本無一定之説也十二律旋相為宫則六十律也加之以二變則八十四調也十二律皆左旋

以八八為位五聲加以二變者數之所窮不可增損也其後有為六十律者葢得之於旋相為宮之法又其最後則為三百六十律識者謂三百六十律所以發古人之緼而深詆六十律之失十二律之為六十猶八卦之為六十四也六十律之為三百六十猶六十四卦之變而為四千九十有六也先後述作同出一軌而其予奪異同如此是誠言律者本無一定之說也司馬遷世為太史其於律歷之學必有所傳遷謂黃鍾長八寸七分

林鍾長五寸七分太簇長九寸七分是三律所闕者皆三分班固謂黄鍾林鍾太簇律皆全寸而無餘分也又遷所言律吕相生之次陽下生陰陰上生陽陰陽相離而盈縮之數不可亂也淮南王安京房馬融鄭康成蔡邕之徒皆以蕤賓為重上生吕不韋春秋則以大吕為重上生是誠言律者本無一定之説也仰惟國家稽古禮文之事炳焉可述比年嘗作景鐘以郊祀上帝夫景鐘者黄鐘之所自出也黄鐘者十二律之所自出也太

常考制度必有一定之說諸君試辨古之言律者得失安在亦其庶幾於國論有所合也

問三百篇之詩而繫之以國風雅頌猶天之有二十八舍地之有五嶽四瀆也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魯人為之歌風歌大雅小雅歌頌當是時夫子尚幼是國風雅頌季札已能辨之不待刪削而後定也吾夫子自衛反魯其有功於雅頌者不過去其淫哇訛複害於詩者爾六籍不幸而至於章句殘缺學者不能通其說則必歸

之於秦火詩與易遭秦火而不滅者易以卜筮詩以楚人閭巷之所傳故也惜哉漢之初聲詩猶有存者一時用事之人非販繒之徒則刀筆之吏曾不聞以樂律為意者其有一二可書之事是亦出於偶然者逮夫武宣之世乃命禮官考制度開藏書之府設協律之官先代之微聲古人之遺器中債而起幾絶而續是以芝房寶鼎白麟之歌凡十有九章薦之於郊丘及所作安世歌凡十有七章用之於宗廟魏晉宋齊梁陳周隋沿革損

益雖或不同然源流所出如國風雅頌可以支分而派別也如晉有夕牲及迎送神饗神之歌齊有雩祭籍田之歌隋有蜡祭先農朝日夕月之歌或為十二雅或為十二和或為十二成或為十二順此歷代用之於天神人鬼地祇而不可雜也其外又有鐃歌有横吹曲今所存者鐃歌二十二曲而其四曲無傳横吹舊有二十八章自魏晉以來已不復存如朱鷺如戰城南張籍李白嘗有是作此鐃歌詞也如入關如出塞張祜杜甫嘗有

是作此横吹曲也其外又有相和三調皆周人房中所作之樂也如長歌如燕歌此平調也如苦寒如秋胡此清調也如公無渡河如飲馬長城窟此瑟調也三調之變又有所謂清商樂者如巴渝明君白鳩白紵之屬是也隋有七部唐有十部而獨以清商為中土正聲也仰惟主上纂聖之洪圖修百王之逸典功成治定樂律畢陳今太常所用求之於歷代其損益可知也周人有燕樂縵樂三百篇之詩其亦用之於燕樂縵樂者乎然

而九德之歌九夏之奏貍首之節與夫豳風豳雅皆曉然見之於經而求之三百篇之中則無有也如九德九夏則雅頌之流也貍首則風也豳之雅頌猶魯頌也然豳一國之事不容有所謂雅者周公之所載仲尼獨闕而不取者又何耶如黃雀四曲此漢鐃歌也有其義而亡其辭後世作者或雜之於三調無乃三調之於鼓吹清商之於三調同出一本者乎如元結所作五莖六英皮日休所作王夏肆夏此可以用之於郊廟燕射也王

維有平戎辭陸龜蒙有雙吹管皮日休有農父謡元稹白居易有馴犀法曲若此數者其在樂府當何所隸也願併聞其説

問姓氏之學隨世論次非盡見天下圖牒有不可為者太史公網羅百代而質之故老所言黄帝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夏后氏為帝高陽之孫契之為商稷之為周又皆出於帝嚳姒氏之别而斟尋有扈費氏杞氏所由出也子姓之别而空桐目夷來氏雉氏所由出也至

於宗姬之盛則文王之昭武王之穆周公之嗣子三傳所傳在黄帝為後裔其亦果如太史公之說乎自秦漢以來官進之途非由世禄門閥特起衣冠襍出有指霍子孟為黄帝子孫閭巷之人未必以為然者及永嘉之變錙銖清濁不可復知山東舊望以門族相高唐初為甚盛其其有以父子居相位者或至累世屢顯者裴氏為冠劉氏次之而河南劉氏不與焉杜氏則有京兆襄陽之別李氏則有隴西趙郡之別王氏則有太原河東之

別張氏則有馮翊中山之別崔氏為相多至二十三人而其別則有十也元和中有為姓纂者以四聲隸之或以國或以邑或以官或以地或以謚或以王父或取其更定或由於義起也如司馬夏侯則複姓也然又有代北闗西百濟西竺之別或三言或四言試即其類例或中或否者於太史公為如何

問明刑以弼教先王之善經也修德以彌變天下之要道也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堂之上疾痛疵癘悲愁轉

從一或不知則傷吾之慈況所謂旱乾水溢之變乎先王之用刑也盡心焉耳輕重出入約之於吾心又烏往而不合哉其次則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是去古未遠也又其次則謂律令已定而愚民所知辟此去古道為已遠所以抱書而長想也雖然此特檢約之具耳明王聖帝其所以處心者不汲汲在是也文帝之世天下新去湯火而帝摩拊之且不暇時則有張釋之為廷尉又如河南吳公治狀為天下第一在宣帝時則有若于定國

有若黄霸有若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張敞之屬太宗於即位之初欲以寛平治天下明皇於開元二十年間獄訟衰息以七制三宗視古人於千歲之日當亦無慙色也明天子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焦勞惻怛灼焉可見昨者浙水東西霖潦彌月且有溝壑暴集之憂彌災消變乃至多方避正殿減常膳又分郎吏以發廩粟又捐内帑金帛之儲而減單戶丁稅之擾其為德甚盛也然而根株之論不止此其在内服則命法官以

決滯因其在外服則任風憲之責者務在平反遠近内外猶一體而天下猶一家也考之史牒所謂斷獄四百幾於刑措則天下無寃民矣率數千餘人而以戮死者尚或一人則其為繁省似不可同日道也天下歲斷死罪二十九人雖成康之治有所不及親録囚徒至三百九十人而郡國之數不在是以數歲較之則繁省又何相遠也歲閲刑部以殊死論者纔五十八人此何修而可以至是也今天下決獄歲幾何視七制三宗其增減

羸縮之數可得聞乎董仲舒謝事老且病而大廷議事
或未決且至遣張湯至陋巷而質問之于是有春秋折
獄二百三十二事漢之章程合之為六十篇而馬融鄭
康成各為章句是折獄一事由章句而得其大畧又有
所謂百姓里居者可以就而正焉茍為得之則以今準
古不為空言
問迎日推筴與書契為並興頒歴改元在甲令為同出
古今之相仍因草之相續而損益行乎其間所以日日

新又日新也禮樂庶事於周為大備其或繼周何從而損益之然迎日推筴古猶今也頒歷改元今獨異於古乎自忠質文之迭起而三統之說勝太初以還惟用夏時而三統之說無所用矣三統無所用於後世則建號改元是宜不聞於三代之前也明天子於方域寧謐之始且將有事於南郊而正月之吉適臨上辛於是乎以元加於歲所以導民而與之更始也於乎休哉三代而上惟即位之年謂之元年魏惠王三十六年秦惠王十

四年皆更之為元年文帝始改元景帝因之凡再改元改元昉於此乎前乎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雖然文景第有中元後元之别至武帝建元則又以嘉號冠之於其上自是長星見則謂之元光白麟出則謂之元狩寳鼎至則謂之元鼎有是泥金檢玉之舉則又謂之元封至如神雀五鳳甘露黄龍亦班班可數者然謂之天漢謂之地節雖從而臆度之實未易以義起也昨者隆興紀元盖稽之李泌其事見於鄴侯家傳此

天下曉然共知之今兹制號發自宸衷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然則昭回之文萬物快睹衡門之下幸相與端拜而議之也

問文王演周易而為卜筮之書箕子作洪範流而為災異五行之說嗚呼聖人之經何其不幸也夫八卦之文九疇之叙雖無文王無箕子而此理素定也天下由之而不自知耳聖人患其如是於是乎作書以示之學者

之觀書也捨編簡而求之可也奈何源流一失迂儒曲士肆為異言天人之理不復見矣嗚呼學者之弊流毒至此是河圖洛書不得為帝王之嘉瑞也卜筮之說始於秦而漢儒知之災異之說始於漢而漢儒不之知也故不可以不辨休咎之證非耳目所能曉謂天有意於人邪則九年之水七年之旱非堯湯之罪也謂無意於人邪則五星聚而漢祚啓蚩尤之旗見而興師三十餘年茲又已然之驗也夫千歲之遠六合之外求其說而

不得置之可也災異之說於風化最其關切者而欲置之可乎廼者彗星東見主上惕然赦過宥罪不忍移咎於人此先王罪己之道也宋景公春秋之庸君耳一言之善而熒惑為之退舍今日之事不論可知也敢問春秋之世彗星三見聖人書之不著其應其意果安在耶董仲舒劉向善言災異天人之理果如所料耶將耳目之外冥漠難測必委之於不可知邪抑此理昭然而學者不克知也說者謂漢文之世率多災異哀平而下符

瑞畢至是知災祥之來所以儆戒其德也無德而虛其應天棄之也所以養其惡也實歟妄歟其必有至當之理焉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茍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故者何理而已矣諸君試求所以然者詳著於篇無為諸儒牽合之說也

問堯舜之事三代因之三代之事至秦蕩然無一可傳者漢革秦天下安於漢漢之法度變於魏晉壞於南北其流毒至隋且極矣唐革隋天下安於唐唐之法度其

在五代五十年間天下不能一日守也國家開造之初盡去五代弊事而天下安之今之言者莫不遠引唐虞三代往往以漢唐為不足言而不言之耳秦人開阡陌廢井田又破天下為三十六郡自漢以來因之文帝去肉刑用髡笞之法自魏以來因之隋尚浮靡専以科目待天下自唐以來因之楊炎廢租調而為兩税自五代以來因之五代多故調兵於倉卒丸橋之役患其不可用而加之以黥面涅手至今天下二百年因之天下之

言治者尚以漢唐為卑陋不足法不知秦隋五代之事古今未能去之也泥古者不足以隨時求便於目前者不足以復古泥古者書生也求便於目前者流俗之人也今天下苟欲考井田尚封建議肉刑變科目而鄉舉里選易兩稅而為什一之法省州縣之兵而寓之於農以復還唐虞三代之事又何術而可

問說者謂三代更歷千七百年之長且久者以其有循環迭用之法夏之政忠忠之弊故商人濟之以質及其

又弊也故周人濟之以文文至於不可用而其弊也不可救於是乎祖邱稷下堅白異同之說起朝而為横暮而為從從横離合其亦何所窮而其為禍亦無窮故秦人低回畏忌而欲一切待之以刀鋸自秦而下習俗變遷聽其自爾忽然而為經術倏然而為節義建安七子浮夸未歇而何晏等輩已善為泊然清虛之唱矣三代之天下千七百年之事如出一日根苗於易而發露於詩書有所不敢誣者我國家滌蕩五季斟酌百王禹貢

之所未備呂令之所未述秘府之所未補曲臺之所未定至是皎皎然見於耳目之前矣比者論思獻納之臣且以為藝祖太宗二百年來有以固結人心者雖更靖康之難曾無一夫為是不軌倔强之謀者是皆行仁之效也然而治道不能無弊欲使仁政久之而無弊亦在乎濟之以義且以為崔實政論欲以嚴致平而諸葛武侯之治蜀尚不免於嚴峻以所適者然耳又其區區所望於吾君必欲於宣帝之信賞必罰總覈名實憲宗之

剛明果斷不惑羣議將以引君於當道盖在乎以義濟仁而偶有取於宣帝憲宗之事耳宣帝之即位四年親覽萬幾而輕重低昂皆所自出韋賢魏相丙吉黄霸于定國之徒以寛通博裕相繼用事是崔實之立説孔明之行事在宣帝時似有所不必然也唐至憲宗威令復張擒劉闢執李錡而于頔且翩翩然不自安矣吴元濟所有淮蔡盖三世矣然憲宗必欲討定之王承宗李師道欲沮之而卒不可調兵輓粟且至四歳之久而後淮

蔡平今欲從搢紳儒生一切之論在憲宗時又有所不必然也商畧時事而求其一得此為儒生職分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問周公作周官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范蔚宗為百官志而唐之盛時又有六典凡職官所載與夫所以更革繁省備矣唐虞以還隨時損益及至秦人姍笑三代而古法無幾漢興定三等之爵而大率因秦之舊自丞相二千石下至徒史斗食之秩凡十三萬二百八十五人較

之周制損益爲如何也自建武以來務從節約如鹽鐵
屬之司農次則屬之郡縣如水衡令長丞尉二十餘人
並廢之又如縣之可省者至四百餘所吏職減省十存
其一猶以爲未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去長水射聲二
校尉當是時不聞有缺然不集之事隋之章程有所不
暇而唐因之太宗定内外官爲七百三十員較之兩漢
其損益又如何也然貞觀已有員外或特置或因事而
置事已則廢或遂置之而不廢及中世以後盜賊兵興

又有軍功之目以宰相而兼他官其餘可知也仰惟聖天子於禮樂法度重明又新之日而損益隨時不止一事張官置吏凡以為民也今府臺寺閣六館曹郎皆有定員而名藩重鎮賓友僚屬又復鐫削可謂清心省事得夫損益隨時之義也然而入仕之流為益費而在官之日為益少此又必有端本澄源之説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則又倍之周之制有三百六十兩漢隋唐號為繼周者其損益又可知以今天下酌以古道所謂

百世可知也諸君必有知其說者

問以一人而臨四海以一日而理萬幾雖若至繁有所謂至約者蓋得夫耳目之相用臂指之相應也漢初以御史督三輔元封五年始置部刺史周行郡國考察治狀繡衣竹符皂蓋朱旛其所以為原隰之華者實非一事也周有九賦九式而漢有計相中都轉輸大農鹽鐵於漢為舊事太宗嘗分天下為十道或為十五道其於遣使在景雲為按察在開元為採訪又以發運轉鹽鐵

度支為使者之目是皆部刺史之別也國朝官制沿襲舊代淳化景德以平反獄訟視外臺為甚重故以是名官其亦補漢唐之未備者明天子於國家閑暇之日圖回之方經緯之術求之甚至舉當今之務列而為七事以責之守令而黜陟能否則揔之外臺漢以六朝問事唐之科目多至四十有四而勅令且三十若夫五術八計三科四賦六德五要豈非部刺史所當先者視今日之所謂七事何如哉幸剖析以對

問三代以來列國之大夫有已命或未命者漢制諸侯聽自置吏而守相則漢為置之如掾史督郵從事則又任之牧守自魏晉而下始有吏部典選之法晉人得一山濤而海内人物如枚舉而指數之魏有毛玠而時無鮮衣美食者不知何以得此也若以鑒裁為任而未嘗進寒素黜虚誕特與時浮沉户調門選則又何取於銓綜之法也比歲以來吏部入選視前日為甚冗未能屬文不善操弓蓋將望其涯而反也兹者以近臣之請謂

歲月所積有紛然不同之例而弄刀筆者得以出入揺手於其間將掇其可用而鐫去其不可用者且為成編以傳之久遠不止為一時之美意耳姓歷銓簿鈐鍵周密是可以久之而無弊乎有長名銓注之法亦可謂甚備矣然又定州縣升降資擬高下以為故事未幾又有所謂循資格無賢不肖一歸之酛擬其為法也若滯而不通又何數百年可用也如魏元同張九齡沈既濟又有如是根株纖悉之論學古入官儒生之職幸通前數

事取其有補於今日者言之

問古之官人也與天下共之故其辨論之也詳始察之鄉中察之司徒大樂正既而升之司馬司馬又加察焉可官而後官之既官而後詔之太宰太宰置其宜者廢其不宜者太宰之所不及內史又從而加予奪焉嗚呼何其如是之詳邪漢以三府典選魏晉而下銓品人物屬之吏部然猶察之州郡辨之大中正未有官無小大一付之銓曹若隋唐以來者也職有劇易人有材否百

官千品沓然羣至而吏曹欲以歲月之久近官資之崇
卑人次而官敘之此其為利害曉然矣而自隋至唐不
易其法官亦以理事亦以治此何邪國朝因隋唐之制
而增損之銓衡高下總之吏曹而宰臣得以敘進其尤
者謂之堂除資格之外又有保薦二百年用之人無繆
舉官無滯才沿習滋久弊端或開銓曹常員自非冗僚
散地往往一切歸之政府上下相承漸乖清議薦舉取
具員而已聖心灼然比勑銓曹悉還其舊內而臺省寺

監外而部使者俾近臣得以公共薦之明資歷以重其選嚴黜罰以杜其私下至州縣保薦之法亦皆因其舊而申嚴之甚盛舉也諸君試即今日之事參之漢晉隋唐其亦有得於此者乎漢之察舉魏晉之中正唐之三銓以今視之孰得孰失限年資格之制課試之法薦舉之方考之於古孰疏孰密必欲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絶奔競杜私黨上稱明天子甄材別能之意又如之何則可

問堯舜之盛而以知人一事為所甚難者堯之所知者舜舜之所知者禹臯陶以吾之所可知而欲盡夫天下之所不可知者此堯舜之所以不自用其耳目而付之天下也三代以還公道未嘗一日不在天下也然而私意小智每出於上之人而公道之在天下者何為哉令天子以自誠而明之性以日新又新之德鋪張百為酬酢萬變旦宵衣旰食而退托於不自為之地比者欲令內而臺省寺監庶尹御事之臣外而侯伯部刺史各舉

其所知者以内外為差其在唐虞之際所謂急夫先務者耳𤋮而陳平周勃高帝自用之張行成岑文本太宗自用之以人物予決常在我不在天下也得一房玄齡姚元崇者而賢不肖乃定似人才之長短又未必泛乎在百執事之人也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舉以臧文仲猶若是在他人所舉果足為賢乎季札於齊得管仲與晏平仲於鄭得子產於衛得蘧伯玉史鰌於晉得叔向是其所得皆一時之望者夫知人堯舜以為病何

季子曾不以為病也反覆數者又安得嗷然無所可疑哉辨說其所以然者偶或有補於郎廟此亦畎畝惓惓之義也

問知人一事雖堯舜猶以為難蓋世之所難者在堯舜不可得而易也共工驩兜見於耳目之前者尚苦其知之或未盡其於百揆四岳州牧侯伯何從而盡知之乎臯陶以九德為知人之要欲以是九者斟酌而用之其在庶頑讒說非可以為德者於是侯以明之撻以記之

則人之短長物之臧否雖遠在千里之外如求之尋丈之室耳自周公以來所以治百官弊羣吏者又有所謂八法八柄六職六計以官府都鄙與夫雜然之邦國非此則有所不舉也漢於中元二年更秦制為太守以春行縣歲終則條上之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以六條問事漢以千石為令五百石為長所為太守者即其治狀太守以二千石之重而部刺史又得以六條而黜陟之漢之法制最為近古者惟此耳明天子若稽大猷垂精

庶政以田里未安為惕然宵旰之念間者大臣上故事以先正溫公所為八條欲以為使者守令之責是其為言蓋有關於治體者參之史牒其於郡縣升黜將亦有不出夫八條所謂者乎有虞氏之治周人之法漢人之制其視今日所以為小大維持之具孰詳孰畧

問天下大物也內外之勢輕重之等昔人有取諸持衡者蓋欲其無彼此低昂之患而後為得耳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稷契皐陶所治

一官終其身而已矣周之六官其屬各六十較之古為甚備冢內諸侯入為王卿士至於井牧則使公卿出治之其在邦國猶吾冢內也鄭武公父子並為周司徒齊之强大則又有天子之二守國髙在此成王周公之典數百年用之無或偏而不起之處也由漢以來二千石以髙第入為九卿有嘗歷九卿而綰郡章者館陶之貴為子求郎且不可得則郎秩固重矣然千室之邑至使郎官為之漢氏制法安得不為近古邪恭惟主上總覽

萬幾茂揚衆俊具視中外有若一體卿監郎曹與夫郡守部使者則必使之更出迭入其於侍從左右之臣非由夫鑾臺紫薇諫官御史則取之藩輔之重資考之最者耳訓辭温雅發自天衷此誠百世不刋之法也貞觀以來獨重内任而縣令刺史頗輕其選開元而下雄望之郡猶或少加擇人至於江淮隴蜀則有所不暇雖自冗官擢方面者皆以為下遷往往視牧守為斥逐之地因循之弊殆至如是唐之盛時名臣輩出其飛章激論

切中一時何者為多也稽參史牒發揮王言此儒生之職也願聞其畧

問毛玠典選至有乘柴車過府寺者楊綰在相位至有徹園林損騶馭減聲樂者豈以激濁揚清為銓衡之職進賢退不肖為宰相之事乎奪見於此而好惡形於彼此其所以歆羨嗟歎不約而自合也以一時人物而為當世軒輊此猶可言也伯夷之所以自處者其於天下之毀譽有所不顧是以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

立志以西山一介之人而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名公巨人與夫世之所謂有道者其視天下猶如反手况所謂康衢之間尺一之詔其蕩滌鼓舞又當如何哉明天子以慈儉為寶而不敢自暇自逸十行細札其為郡國而下者盖無虚月也且謂文王之時在位者有羔羊素絲之節此不待矯揉之方不由勸沮之術今何修而得此也在淵衷所為黙識則又何患道德風俗之不如古也雖然猶有可言者漢之文帝衣

弋綈履革曷視百金為中人十家之產未嘗輒輕用之以文帝自律不能使斯民回心而嚮道者以俗吏尚多故也在文帝之世惟河南吳公以治狀為天下第一其他則無聞焉耳若夫王成黃霸朱邑龔遂召信臣襍然見稱於宣帝之時杜詩任延錫光第五倫宋均之徒在建武永平之際其亦籍甚者也夫以文帝愛民如赤子而一時循良終不聞如是輩出又何耶是以其身先之乎其在責實之政不可後乎通於當世之務者幸道其

所以然

問同是堯禹同非盜跖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此特俗學常人耳天下固有獨是獨非者不求之言而求之於忘言庶幾有所合也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楊墨學仁義學楊墨道是禍仁義也非孟子不知楊墨之為害天下後世之言楊墨者實不知何者之為楊墨也荀況氏作書以非墨子是必為知孟子者又何併以孟子非之韓愈氏考信孟氏是必知墨氏之為害又何以墨子之

言為無負於聖人也孟子同非墨子同是可以是非求之耶抑不可以是非求之耶各以所見言之

艾軒集卷三